



历史掌故长篇章回小说

打开尘封已久的神秘历史
还原不堪回首的悲惨事实

大帅秘史

刘旭◎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大帅

历史掌故长篇章回小说

秘史

打开尘封已久的神秘历史

还原不堪回首的悲惨事实

刘旭◎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帅秘史 / 刘旭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227-04125-2

I. 大… II. 刘…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931 号

大帅秘史

刘旭 著

责任编辑 姚发国

封面绘图 宁雪峰

装帧设计 黄 健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 24.25

印 数 6000 册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125-2/I·1096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军阀群像



袁世凯



段祺瑞



冯国璋



张作霖



张宗昌



段芝贵



曹 锐



倪嗣冲



汤玉麟



张敬尧



张作相



吴佩孚



徐树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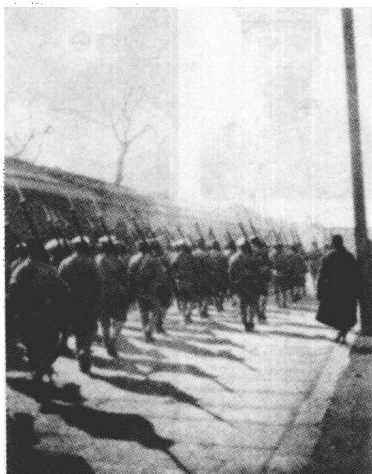


吴俊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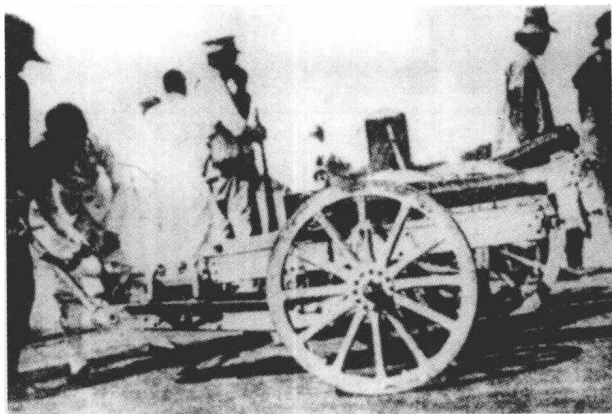


孙传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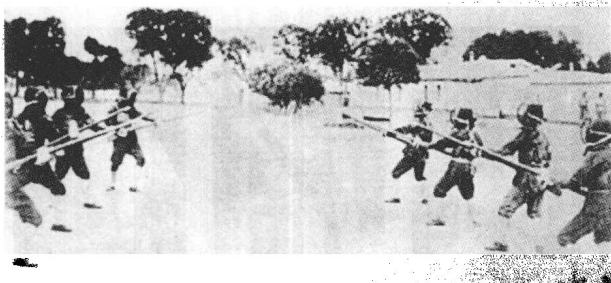
图片资料



军阀统治



二次革命



小站练兵



北伐战争

目
录

楔 子	留余党迷离扑朔	创宗教蛊惑人心	/001
第一回	出大盗偷鸡摸狗	谋顶戴西走东奔	/009
第二回	性顽劣窥探春闺	喜偷情宣淫神庙	/018
第三回	逞威风走马上任	思淫欲命归黄泉	/027
第四回	是非地含垢忍辱	避风港漂洋过海	/036
第五回	善权衡祸伏福倚	生变故覆地翻天	/045
第六回	习博弈吞云吐雾	施毒计卖主求荣	/054
第七回	剿神团杯弓蛇影	归山寨入口添丁	/063
第八回	绑红票抢黄花女	绿林汉建白虎堂	/072
第九回	盼招安通幽曲径	投军旅臭味相投	/081
第十回	树牌位只知大帅	建监牢不识小民	/090
第十一回	虎狼窝身陷娇女	温柔乡陶醉莽夫	/100
第十二回	当大帅火烧名镇	做先锋逞凶古城	/109
第十三回	莽屠夫肆意诛戮	汉奸贼扫荡地方	/118
第十四回	泄春光娼妓有义	抢便壶兵痞无情	/127
第十五回	杀无辜覆掌成雨	唆兵变翻手为云	/136
第十六回	太无能养寇自重	真阴险暗害元勋	/145
第十七回	焚商埠故伎重演	掠古都老调再弹	/154
第十八回	淫邪行摧花辣手	逞霸道荼毒生灵	/163
第十九回	遇小妾梅开二度	殴大婆吃醋争风	/172
第二十回	窃国贼盗救国款	双枪将办将军团	/181

第二十一回	报怨恨烧杀民众	施暴行蹂躏地方	/190
第二十二回	买杀手草菅性命	赔姨太笼络人心	/199
第二十三回	刈伏莽招兵买马	网鲤鱼子子不留	/209
第二十四回	屠山城伏莽施暴	溺大江虎杰噬人	/218
第二十五回	安武军淫乱才女	侂子兵买卖平民	/227
第二十六回	鲇鱼套毒魔套住	长毒菌荼毒地方	/236
第二十七回	添家产家乡肆虐	镇湘楼难镇湘江	/245
第二十八回	暂编师失利闹饷	讨逆军全胜奏功	/254
第二十九回	依大帅走投无路	归胡子柳暗花明	/263
第三十回	夺车站出其不意	打名楼突发雄风	/272
第三十一回	整败兵东山再起	招人马白俄来投	/281
第三十二回	争总统军阀贿选	大罢工屠杀劳工	/290
第三十三回	剃头店杀人劫色	沁香楼砸抢复仇	/299
第三十四回	图发达另立门户	吃狗肉兴趣盎然	/308
第三十五回	编联军滥竽充数	作歪诗力拔头筹	/317
第三十六回	文秀才丧命闹市	洋学生血溅府门	/327
第三十七回	斗蟋蟀兄弟上阵	屠志士父子掉头	/336
第三十八回	听电话横行霸道	绑肉票搜刮敛财	/346
第三十九回	背人道虐杀民众	违公法毒气攻城	/356
第四十回	斩使者凶残暴露	施毒计落荒而逃	/365
尾 声	无棺椁故土遇刺	有灾殃客死他乡	/374

楔子

留余党迷离扑朔 创宗教蛊惑人心

词曰：

军阀，军阀，听俺随心征伐。枪林聚处尸横，弹雨浇开败成。成败，成败，做个魔王冤债。

——调寄《调笑令》

列位看官，这套演义说的是北洋军阀“大帅”们殃民的故事，北洋军阀各位“大帅”，最先以袁世凯为头目，后分化成段祺瑞的皖系、冯国璋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，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群丑图。

百姓含辛茹苦养活这帮“大帅”，本意是让他们保国卫民。不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“大帅”们，荒淫无耻，穷奢极欲，过着颓废糜烂的生活。他们拼命维护自己的私利，整日里枪林弹雨，混战不休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中，冤屈难诉。他们肩膀上扛的那杆曼利夏洋枪，从未打过百姓的敌人，反倒是恩将仇报，把百姓当成前世冤家、今生仇人，焚溺、杀戮、劫掠、搜刮、奸淫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干尽殃民的勾当。北洋军阀“大帅”们统治中国十余年，殃民丑恶暴行罄竹难书，说话的也是义愤填膺。书中主角张兆坤虽是向壁虚构，但也以几个真实人物为原型，说话的不过是将这类人的丑行，集中加工而已。这些故事大多来自珍贵史料，世所罕见，甚至于闻所未闻。

话说山东临清州（今山东临清）地处鲁西北大平原，近控鲁运河、小运河、卫河，本是大运河边有名的码头，水运沟通南北二京，陆运横贯直（今河北）鲁豫三省，素有漕运咽喉之称，却是个热闹所在。城池呈正方形，墙高三丈、宽二丈、周



长九里，建有威武、广积、永清、镇定四座城门。这里素来民风剽悍，百姓从事耕种，闲暇时拉帮结伙，烧香拜神，并不稀罕。

州城西南二十里有张家庄，庄里住着一个大财主，名叫张贵福，人称张老贵，平日里喜欢结交三教九流，专在码头上贩卖私盐，牟取暴利。他做事机敏，让人抓不住把柄，官府的人并不知张财主作奸犯科，只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懒得多事。张老贵见状，又暗中组织坤艮教，自封为教主。

张老贵依靠教友供奉，积攒下万贯钱财，盖下一个偌大府邸。张老贵府邸是一个大四合院，院里有二十几间大瓦房，其中客厅三间，堂屋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九间，一色灰瓦铺顶，青砖到地。特别是这大客厅，红柱廊檐，重梁起架，雪白墙面，门窗雕花，果然非同凡响。

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山东、直隶（今河北）、河南三省交界地带突遭洪灾，普降暴雨，连绵数月不停。眼看着黄河水位陡长，奔腾咆哮的河水，冲垮两岸大堤，浩浩荡荡，沿着运河，呼啸着北上，直奔临清州城。一路上，淹没了无数良田、房屋，不少老百姓葬身鱼腹。侥幸逃命的饥寒交迫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这一天午夜时分，正是万籁寂静，夜幕笼罩大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抬头不见月牙。恍惚中有七八匹骡马驮着货垛，沿着官道，悄无声息地急行，来到张府大门前。黑暗中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，手提大砍刀，蹑手蹑脚地登上石阶，轻轻拍打门板。过了半晌，门板“吱”地一声打开了。一行人刚把骡马赶进大门，“吱”地一声，门板在他们身后轻轻关上了。

在张府大院里，一个家丁点亮灯笼，帮助小伙子拍净身上尘土，将他领进堂屋。堂屋中央太师椅上，端坐着身穿灰绸大褂的张老贵。张老贵看到小伙子，指着旁边的凳子，用埋怨的口吻说：“梦魁，快坐，你怎么才回来，事办成了吗？”

小伙子站在昏暗的灯光下，长方脸露出得意神色。他又手弯腰，毕恭毕敬地对张老贵说：“叔，九千三百斤长芦海盐，半两不差，全弄回来了。”

张老贵皱皱眉，闷闷不乐地问：“在码头走货时，鞑子没找茬儿？”

张梦魁闻言，不由得“扑哧”一笑，对张老贵说道：“兔崽子顾不上找茬儿，‘长毛’打过来了！”

张老贵听罢，迷惑不解地追问道：“啥叫‘长毛’？”

张梦魁继续诉说道：“‘长毛’就是太平天国的北伐军，大约有二万多人，禀承天王洪秀全的旨意，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、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，离开天京（今南京），攻打北京。他们个个解开发辫，前额蓄发，把百姓都轰动了，就管他们叫‘长毛’。”

张梦魁话音刚落，张老贵哈哈大笑，拍手叫好道：“看来就要天下大乱，该俺出头露面啦！”

张梦魁交割清楚，得意扬扬地出了堂屋，回到自己住的西厢房。张梦魁本是张老贵亲侄儿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，练就一身过硬本领。平日里他在码头上偷贩私盐，成了张老贵得力助手，偶尔也铤而走险，带着绿林好汉，专待夜深人静、风高月黑，在路口、码头“打捎”，抢劫过往水陆行商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临清州自古就盛产“中原斗鸡”，它体重有十余斤，毛色以白、黑为主，颈长腿粗，嘴爪如鹰，冠平翅长，善跳喜跃，性情凶猛，机智顽强，斗志昂扬。自古以来，临清的达官贵人、富豪商贾就喜欢到各家鸡舍里，观赏斗鸡，赌博押宝。张梦魁也不例外，他揣着张老贵赏给的六十两银子，来到运河岸边的鸡舍。

张梦魁站在斗鸡场边上，把六十两银子全押在黑斗鸡身上，准备大赌一把。起初黑斗鸡十分凶猛，在场中央连蹦带跳，用嘴猛啄白斗鸡的眼睛。不料白斗鸡也不简单，把头扎进黑斗鸡怀中，躲过黑斗鸡的凌厉攻势，还不时瞅准机会，用翅膀扇打黑斗鸡。最后，白斗鸡使了一个脑后腿，把黑斗鸡蹬翻在地，使它再也无还手之力。黑斗鸡全身鲜血淋漓，只得缩头认输。可惜张梦魁的六十两银子，全部输光，血本无归。

张梦魁两手空空，垂头丧气地离开鸡舍，实在心疼自己的银子。他咬牙跺脚，决定当晚在码头“打捎”，把输掉的银子抢回来。就这样，他带人在临清州码头劫了一个过路行商，抢了二百两银子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家中。孰料事机不秘，有人走漏风声，他被官兵捕捉入狱。

闻听张梦魁入狱，知州张延龄大刑伺候，正在追捕同党。张老贵登时如坐针毡，唯恐张梦魁供出他这个后台老板。他反复思量一番，决定鼓动坤艮教友，砸牢破狱，救出张梦魁。考虑成熟，张老贵忙让手下通知教友，清明节深夜聚会开香堂。

清明节来临，夜深人静，明月高悬，各地教友数十人悄悄来到张府集中。张老贵早已命人在院中摆下香案，香案上供奉着弥勒佛祖神像，神像前点着两根丈把高香，香烟缭绕，透出几分诡秘。另外还有七盏香油神灯，昏暗的神灯光撕破夜幕一角，仿佛要与天上的明月争辉。

月光下，张老贵把辫子盘在头上，身穿画着八卦太极图的道袍，站到香案前。见人已到齐，他一手敲铜铎，一手摇小鼓，疯狂地又蹦又跳，嘴里不住声地念着咒语：“大劫已经到，遍地血水浇，弥勒佛祖降，日月普天照，期定清明节，齐鲁刀兵闹，杀奔北京城，唯有坤艮教……”



众教友见状，心惊肉跳，忙跪倒在张老贵身后，大气也不敢出。

张老贵停下脚步，盯着众教友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梦魁让鞑子抓走了，你们应当把他救出来。‘长毛’就要打进北京城，咱们得拉起‘杆子’造反，与‘长毛’遥相呼应。”

众教友大都是胆小如鼠的百姓，怕造反失败被朝廷杀头，便嗫嚅着说道：“这样的大事俺们干不了，还是请教主另请高明吧！”

张老贵听罢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两眼滴溜溜乱转，苦思良策。过了半晌，他拿过黄裱纸神符，在神灯上点燃，待到神符烧尽，把灰烬撒在水碗里，跪倒叩头。他从香案前爬起来，端起水碗，神秘秘地说：“你们不用怕，喝了这碗神符圣水，刀枪不入。”

众教友懵懵懂懂看着张老贵，接过水碗，惊恐万状，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

待到众教友喝完神符圣水，张老贵站在他们面前，长叹一声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教友们，你们被鞑子逼到死路上了，天灾人祸不断，弥勒佛祖就要降临凡尘，替天行道，拯救你们！”

围观的众教友经不住张老贵白话，仿佛注入吗啡一般，顿时一片欢腾，齐声答道：“弥勒佛祖就要降临，都这时辰了，俺们还怕啥，一定跟着教主，救出梦魁！”

张老贵见状，大喜过望，当即布置一番。在张老贵鼓动下，坤良教友奔走相告：“‘长毛’来了！”

这缕温暖的南风，突然吹遍临清州，引起阵阵春天般骚动。

这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张老贵率数十名教友，混进州城，砸牢破狱，救出张梦魁。待到官府发觉，他们早已逃之夭夭。知州张延龄不敢怠慢，下令关闭城门，当即发下缉捕榜文，捉拿坤良教匪首张老贵、张梦魁。

张老贵见状，干脆自封“趟主”，封张梦魁当“小趟主”，在张家庄公开拉起“杆子”，一时间凑成数万人马。张老贵率“杆子”离开张家庄，围攻临清州城，吓得张知州连夜翻出城墙，逃之夭夭。潜伏在城里的教友乘机打开广积门，接张老贵的“杆子”进城。

咸丰帝在北京得知消息，气急败坏，下令将张老贵贬称为张洛贵。他封胜保当钦差大臣，率兵剿灭张洛贵。胜保接到旨意，不敢怠慢，忙点齐清军，火速赶往临清州，围攻张老贵。张老贵抵挡不住，只好带着“杆子”，撤出临清州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清朝廷严禁汉族百姓养马，唯恐他们犯上作乱。张老贵费了好大劲，收罗了大量马匹，将“杆子”装备成骑兵部队，每个士卒都备有主、副两匹战马，轮流

骑乘，一昼夜可以奔袭数百里，在山东、河南、直隶（今河北）三省交界地带流动作战。他们骑着快马，放着响箭，由“杆子”变成“响马”，胜保的清军根本赶不上他们。一旦“响马”与追剿的清军相遇，张梦魁总是身先士卒，乘清军来不及发挥火力优势，带着骑兵快速插入敌阵，用马蹄蹂躏敌人，打了许多胜仗。

张老贵率领“响马”西渡卫河，攻打山东丘县（今河北丘县）城。丘县城坐落在华北平原上，城池呈正方形，墙高一丈六尺、宽一丈、周长八里，建有朝阳、永安、阜化、迎恩四座城门。知县王确宁死不降，征发十五到七十岁的男丁，编组成团练，坚守城池，抵挡“响马”。

张梦魁手提大砍刀，催动坐骑，带着数万“响马”，抬着云梯，直朝东面的朝阳门奔去。王确站在朝阳门上，一声令下，守卫城池的团丁鸟枪、火铳齐发。张梦魁调转马头，跑回本阵，火冒三丈，哇哇大叫。他再次催动坐骑，冒着炮火擂石，冲到朝阳门外护城壕边。王确让守城团丁用鸟枪、火铳对付“响马”，“响马”伤亡惨重，张梦魁阻挡不住，也跟着败下阵来。

望着灰头土脑的张梦魁，张老贵束手无策。他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下令暂缓攻城，困死城内的敌人。“响马”得令，当即里三层外三层，把县城密密麻麻地围成铁桶一般。城里粮草断绝，团丁疲惫不堪，饿得举不起刀枪，实在撑不下去了。丘县坤良教友史怀祥，暗中与“响马”联系，乘黑夜打开朝阳门，放“响马”入城。张梦魁大喜，一马当先，乘机率“响马”蜂拥攻入朝阳门。

史怀祥领路，带着张梦魁和“响马”来到县衙，发现里面早已人迹皆无。只有大堂地下躺着一个尸首，七窍流血，气绝身亡。那个人身旁扔着一只破碗，碗里的汤水流到砖地上，“滋滋”直冒白烟。

张梦魁低头仔细观瞧，见那尸首身穿七品补褂、顶戴七品花翎，方知他就是知县王确。他怒不可遏，扑上去朝尸体狠踢几脚。“响马”们见状，掀桌子、砸板凳，发泄心中怒气。张梦魁犹不解恨，找来火种，点燃窗扇、家具，扭头朝县衙外走去。登时县衙里浓烟滚滚，烈焰升腾，火势越来越大，转瞬间燃起熊熊大火。

在趟主大帐里，张老贵仔细打量史怀祥，见他身着灰色棉裤褂，不失农家子弟朴实神态。张老贵看罢，不由得“哈哈”大笑，拍着史怀祥肩头，连声夸赞道：“小伙子不错，果然有种。”

张老贵扭头看看张梦魁，用商量的口吻说：“既然怀祥也是教友，俺看你们就结拜成兄弟吧。”

张梦魁听罢，当即说道：“谨遵趟主教诲，俺愿意与怀祥结拜成兄弟。”

史怀祥大喜过望，跪倒叩头，大声答道：“谢趟主夸奖！从今天开始，俺要跟



着小趟主，生死不弃！”

张老贵当下命人摆下香案，用红纸写下张梦魁、史怀祥各自的庚帖，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、籍贯、生辰、八字和祖、父名讳。张梦魁、史怀祥模仿桃园三结义，双双跪倒在香案前，焚香叩头，互换庚帖，结成生死弟兄。

史怀祥有个孪生小妹，人称四姑娘，长得如花似玉，相貌俊美，天生就一双大脚，胆量非常人可比，功夫非同一般。她喜欢张梦魁是个绿林好汉，慨然以身相许。张梦魁初得娇妻，自然来者不拒，乐得夫唱妇随。

胜保闻听“响马”攻占丘县城，当即率清军反攻。张老贵寡不敌众，只好率“响马”撤出，继续在直（今河北）鲁豫三省交界地带流动作战，攻城掠地，双方互有胜负。史怀祥兄妹跟着张梦魁，冲锋陷阵，所向披靡。第二年开春，四姑娘生下一个男孩。张梦魁乐得合不上嘴，替孩子起名叫张长善。

咸丰帝眼见马匪一时间难于扑灭，心急如焚，呜呼哀哉了，他的儿子同治帝继位。同治帝见马匪越战越强，无可奈何，只好杀掉胜保。同治帝颁发圣旨，让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兵剿灭马匪。僧格林沁接到圣旨，率蒙古骑兵与马匪周旋。尾随追击的僧格林沁疲惫不堪，几十天不离马鞍，累得连马缰都拿不住，只得将马缰拴在肩上。

清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同治帝让僧格林沁率兵攻打马匪巢穴张家庄，临清知州张延龄率团练配合作战。张老贵唯恐清军端掉自己老巢，让张梦魁在家乡修建围堰，抵御清军。

张梦魁不敢怠慢，带着“响马”昼夜不息，终于将围堰修成。围堰四周环绕着张家庄，设有门楼和角楼。围堰外是护村壕沟，沟上架设吊桥，“响马”们手执刀枪，每日在围堰上巡逻，如临大敌。

这一天，张梦魁、史怀祥正在围堰上巡哨。突然，他远远望见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，猛攻张家庄。僧格林沁一马当先，十多万蒙古骑兵在广阔的大平原上纵横驰骋，人喊马嘶，烟尘直上云霄。

张梦魁吓坏了，赶忙趴在围堰上，连声大叫道：“开火，开火！”

“响马”得令，当即“噼啪”乱放鸟枪、火铳，暂时击退蒙古骑兵。不料蒙古骑兵喘息片刻，又呐喊着冲上前来。眼见敌人攻势凶猛，张梦魁督促“响马”拼死抵抗。直到实在撑不住了，忙从围堰上下来，丧魂落魄地朝张府奔去，向张老贵禀报军情。

待到赶到张府，张梦魁方才得知，张老贵听得蒙古骑兵、团练联合进攻张家庄，早就丢下家属，带着部分“响马”转移。僧格林沁骑着高头大马，率张延龄杀

进张家庄。他不依不饶，让蒙古骑兵紧追不舍，力图全歼马匪。混战中，张老贵、张梦魁各自为战，边打边撤，分头杀出重围。张老贵落荒而逃，在山东堂邑（今山东冠县）教民家中躲藏起来，不料有叛徒告密，被蒙古骑兵捉住。蒙古骑兵将张老贵捆成肉粽一般，押回张家庄。史怀祥丢下张家庄，撒开脚丫子就跑，早已逃之夭夭。

张长善跟着母亲四姑娘在围堰里游戏玩耍，实在快活。不料晴天霹雳，蒙古骑兵、团丁一齐杀来。张长善年幼无知，来不及逃跑，和母亲一起当了俘虏。僧格林沁来到被俘的马匪家属面前，见他们有万余人，大都是妇女、老人和儿童。僧格林沁让蒙古骑兵将张老贵千刀万剐，枭首示众。

紧接着，僧格林沁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下令杀光十五岁以下的男孩。蒙古骑兵、团丁得令，像发疯的野狗，登时手持兵刃，大开杀戒。四姑娘眼见儿子命在旦夕，着实担惊受怕，情急之下，带着张长善从人群中冲出来，乘乱钻进麦垛里。僧格林沁望着尸横遍野，流血漂杵，手拈胡须，止不住冷笑，不由自主地连声赞许。见蒙古骑兵、团丁走远，四姑娘忙带着孩子钻出麦垛，撒开脚丫子向庄外跑去。

张梦魁杀出重围，找到史怀祥，落荒而逃。过了半个多月，张梦魁方才收拾起残兵败将，死灰复燃，收复张家庄。张梦魁十分想念四姑娘母子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四处打听，费尽周折，方才找到她们。见她们母子流浪半个多月，蓬头垢面，面有菜色，张梦魁心疼地将儿子搂在怀里。

张梦魁知张家庄非久居之地，掏出银两盘缠，让四姑娘母子乔装改扮，逃往丘县娘家。四姑娘母子没奈何离开张家庄，一路上晓宿夜行，东躲西藏，直奔丘县城而来。她们用光了身上的银两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只能沿路乞讨。

眼见四姑娘平安归来，娘家人忙打听史怀祥下落。四姑娘长叹一声，将事情原委告诉娘家人。她壮志未酬，心灰意冷，打算在丘县隐姓埋名，了此残生。不料官府探得消息，在县衙门口张贴告示，说她是马匪巨酋，悬赏缉捕。眼见无法安居乐业，四姑娘只好搂着儿子，大哭一场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太平天国梁王张宗禹在山东曹州府（今山东菏泽）设下埋伏，砍死僧格林沁。同治帝闻讯大惊，急忙改派吴长庆率淮军围剿马匪。吴长庆因围剿不力，只好改用招抚手段，派人去见张梦魁，允诺保荐他当官，却遭到拒绝，信使也丢了脑袋。

连日来天降大雨，平地积水丈余，黄河、大运河、卫河水位猛涨，人马难渡。吴长庆见招抚不奏效，率淮军继续围剿马匪，在山东堂邑（今山东冠县）追上张梦魁。淮军依河修筑工事，将“响马”团团围困。张梦魁率“响马”冒雨连夜突围，



在水乡泽国中东奔西走，就是冲不出去。史怀祥见局势危急，乘着夜深雨大，单人匹马，偷偷溜出淮军包围圈，落荒而逃，不知去向。

张梦魁在雨中拼杀整夜，直到第二天天明，方才发现史怀祥逃走，身边只剩下五六骑人马。眼见淮军包围上来，张梦魁宁死不屈，大喝一声，扬刀催马，带着五六位亲随与淮军血战。他们突出垓心，直奔不远处的卫河，投入波涛汹涌的河水中，“响马”全军覆灭。

吴长庆和淮军兵丁见状，登时吓得目瞪口呆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待到他们醒过神来，朝着水面鸟枪、火铳齐射，时候不长，几具人马尸体泛出，漂向下游。吴长庆自认为张梦魁已死，得意扬扬，唱着得胜歌打马回营。

张梦魁自幼在大运河边闯荡，水下功夫非同一般。他跳入卫河中，憋足一口气，一个猛子扎出去，已是半里开外。他躲在芦苇丛中，眼见淮军走远，方从水里出来，爬上河岸。他身着湿淋淋的衣裤，披头散发，连夜扬长而去。有当时民谣为证：

“响马”非正主，江山打不动，打包回家转，还是扛长工。

几个月后，在山东莱州府（今山东掖县）城里西大街，有一个带着妻儿的人，披头散发，面黄肌瘦，病倒在程洪兴家门口。程洪兴看到一个病人躺在门外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连忙将病人背到家里，端来热汤辣水，让他饱餐一顿。经过一段日子休养，那个病人身体复原，就在程洪兴家附近，买了个小院，安顿下来。天长日久，西大街的人悄悄地传说，程洪兴救活的那个病人，就是“响马”“小趟主”张梦魁。他们却不敢大声说出来，唯恐官府得知，给那个病人招来杀身大祸，此事扑朔迷离，令人半信半疑。只是这个张梦魁雄心犹在，打算有朝一日，东山再起。可惜他刚刚在莱州府安顿下来，便忧患成疾，撒手人寰。张梦魁死后，四姑娘母子将他葬在城南坟地里，让他的头朝着张家庄方向。

闲言休表，书归正传。

第一回

出大盗偷鸡摸狗 谋顶戴西走东奔

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五月的一天，正是晌午时分，冒着蒙蒙细雨，一位公子带着从上海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妓院买来的姨太太沈氏，骑马来到了山东莱州府城外。

公子长着一颗大肉头，虽年纪不大，却早生白发，胖乎乎的五短身材，找不到脖颈、四肢，撇着八字脚骑在马上，活像一只癞蛤蟆。他勒住马匹，站在雨中，张开大嘴，长吁短叹，露出怡然自得的神态。他抬眼仔细观瞧，透过雨雾，但见山峦丘陵连绵不断，掩映在树林草莽中间，不时有乌云从山顶飘过。脚下的黄土路泥泞不堪，蜿蜒前行，直抵不远处一座青色的府城下。远处是蔚蓝色的大海，波光浩淼，茫无边际。海燕在波峰浪尖上飞翔，发出欢快的鸣叫。

公子看罢，催马前行，带着沈氏，走进莱州府城西武定门。莱州府城呈长方形，城墙高三丈九尺、宽二丈四尺、周长九里，四角建有角楼，外面有护城河环绕，有澄清、景阳、武定、定海四座城门，城门口护城河上搭着吊桥。城内有十字交叉的街道，街道两旁林立着店铺、酒家、茶馆、烟馆、宝局等，钟鼓楼就位于交叉口。此刻细雨已停，公子沿着南大街，找到“仙人居酒家”，下马歇息用饭。这“仙人居酒家”是个二层楼，本是当地新科举人陈四谟开的大买卖，每天人来人往，日进斗金，生意兴隆。

陈掌柜见公子身穿驼色亮纱大褂，腰带系着一个金银牌，牌上有耳勺、镊子、牙签，完全不是普通人打扮。姨太太上身穿绣花月白对襟袄，下身穿绣花翠绿月华裙，另外还披着一件过膝低领粉红斗篷，头上插满镶着珠宝的钗钿。

陈掌柜看罢，不敢怠慢，连忙喊来跑堂，把手巾递给公子，让他擦去雨水。

待到公子擦罢，陈掌柜疑惑地问道：“听客官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，不知是何



方人士？”

公子笑笑，大大咧咧地答道：“俺叫袁世凯，是河南项城人士，这是俺的姨太太，到登州府去投军。”

陈掌柜听罢，亲热地说道：“原来是袁公子，幸会幸会。公子不必着急，这里距登州府一百八十余里，路程不远了。”

袁世凯，字慰庭，本是河南项城人。自幼喜欢酗酒狂饮，走马斗狗，纵情声色。他今年二十岁，其父袁保中花钱替他买了个道员，让他到山东登州府（今山东蓬莱）投奔淮军将领吴长庆，谋个出人头地的差事。

陈掌柜热情相邀，把袁世凯、沈氏让进二楼雅间。袁世凯刚刚在雅间落座，忽听得唢呐声由远而近，吹得正是《双蝴蝶》，确实让人欢喜欲狂。袁世凯本是纨绔子弟，性喜凑热闹、瞧新鲜，忙从桌边站起来，走到打开的窗户前，伸出脑袋仔细观瞧。

袁世凯不看则已，看后不住地啧啧称奇。但见酒家楼下大街上，走来一个新郎官，头戴黑瓜皮帽，身穿灰布长袍，十字披红。他身后跟着一个小毛驴，毛驴上侧坐着一个新娘子，头上蒙块红盖头，上身穿红绣花对襟布袄，下身穿红布凤尾裙。除了几个吹鼓手正在起劲地吹着唢呐，此外别无一人。

陈掌柜从厨房端来酒菜，放在八仙桌上。沈氏站在袁世凯身边，也觉得稀罕，便问刚刚赶来的陈掌柜：“依看呀，这家娶老婆蛮有意思，就几个吹鼓手，为什么没有别的仪仗呢？”

陈掌柜往楼下看了看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，用同情的口吻答道：“新郎官名叫张长善，住在城里西大街，在‘戏凤鸡舍’当伙计。他父亲早逝，弄得家境贫寒，这娶亲行头，听说还是租来的。新娘是城东南常家三闺女，模样漂亮，可惜天生就一双大脚，没人愿意要，老大不小，方才嫁给张长善。”

“噢——”袁世凯恍然大悟，咂着嘴巴说道：“俺说这媳妇娶的与众不同，原来事出有因。”

待到张长善娶亲的小毛驴走过，袁世凯、沈氏返身回到桌边。桌上摆着七个碟子、八个碗，另外还有一壶好酒。其中最特别的是，碟子里有十来个大螃蟹，每个螃蟹壳上，都有三个隆起的鼓包，壳边两侧各有九个锯齿，最后一齿特别长，形似梭子。

袁世凯登时来了食欲，拿起一只大螃蟹，打开蟹壳，挖出蟹膏，放在嘴里咀嚼一番，果然味道鲜美可口，不住声夸赞道：“好蟹，好蟹。”

陈掌柜见状，得意扬扬地介绍道：“这就是闻名天下的莱州府大蟹，是此地的